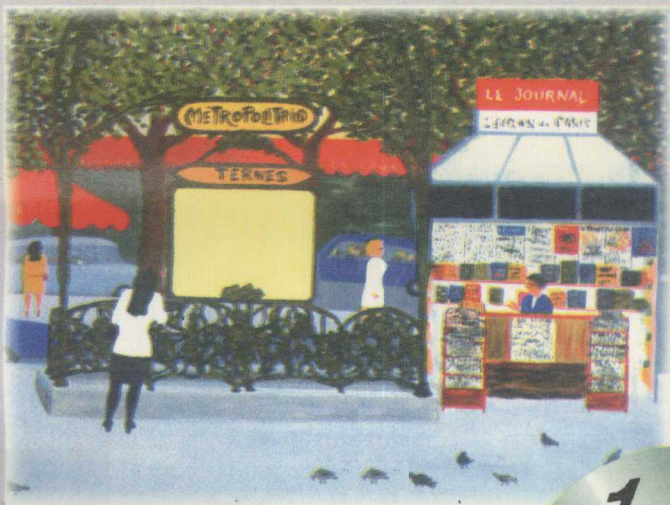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 ● 俄苏意日等国卷

海外华人短篇小说名著选评

王列耀 选编



1

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·俄苏意日等国卷

海外华人短篇小说名著选评

(1)

王列耀 选编

暨南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海外华人短篇小说名著选评 (1) / 王列耀 选编 . — 广州:
暨南大学出版社, 1996.4

(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·俄苏意日等国卷)

ISBN 7-81029-448-2

I. 海…

II. 王…

III. 小说—作品集—世界

IV. I14

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

佛怡电脑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3.25 字数: 7 万

1996 年 4 月第 1 版 199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-15000 册

全卷 22 本 总定价: 88.00 元

(每本 4.00 元)

目 录

绿绿杨柳风	孙爱玲 (1)
小玉	戴小华 (41)
猫恋	朵 拉 (50)
轻风吹在湄江上	年腊梅 (56)
咆哮森林	陈博文 (84)

绿绿杨柳风

孙爱玲

—

飞机场送行的人多，我抱着小颖，擦一擦额前的头发，拍了一张照，此刻走的人是我，而哭的却是送行的人。

“如果不习惯，你就回来吧！”妈说着又擦泪。

“钱不够就写信回来要。”爸爸把小颖接过去。

“小颖如果水土不服，你们就回来吧！”杰的妈也说。

我想：书是要读的，小颖也不能离开我，没有比这时刻更渴望念书的，而且选的地方是香港。这是杰和我都喜爱的地方，那背山面海的建筑，碧海蓝天、渔帆穿梭、山峦巧湾、风絮乱草，叫我心折。我一生做了许多叫人喜欢的事，现在却做了一件别人难过的事，但又有谁忍心责我，大家都看在我失掉杰的份上，不太拦阻我。

上了飞机，把小颖抱紧，望着飞机外，已是蓝天，一切该忘记的都让它留在后面。小颖不久也睡着了，坐在邻座的太太，对我笑了笑。

“到香港玩？”

“不，读书。”

“带着女儿？”

“是的，我离不开她。”她还待要问下去，恰巧空中小姐递上点心，把话打断了。我把小颖弄醒，指给她看机外的浓云，又喂她吃了点东西，快四岁的她，像很懂事，静静的，以前看到这样子，我总流泪，现在不了，人总是要站起来的。

飞机下了启德机场，与五年前比较，香港的确变了，变得更新，更现代化了。云教授和师母来接我，大家见面，也没有多话，大概他们怕我伤心。我们进了九龙，过新界，到了校园，在云教授家过了一夜。这云教授是以前杰的教授，对杰很赏识，到香港后杰还常与他通信。我这次来还是他代我申请，并在大学内找到一份半工职，因此我算是学生，又是职员。

第二天搬入宿舍，云师母说：

“用具不必买，从我这里拿点去，等住下后，真个需要才买。”

“谢谢师母。”

“待会儿我去接松伟回家，你也顺便带小颖去幼稚园报个名，把小颖安插到幼稚园里，你就有多点时间。”松伟是云教授的小儿子。他们的两个大女儿都在外国念书。

“小颖在这里读两年幼稚园，刚好回去上学。”

“我看加一点钱给六姐，叫她顺便带一带小颖，我再帮你一点。”

“师母，我这可给重担你挑了。”

“快别这么讲，当年我们在新加坡，你们像儿女般的待我俩，我们谢你么？你快别放在心上。”虽说香港人情薄，不尽然。

一个星期很快过去，开学了，我见了导师，也拟了论文题目，没上课几天，院方就派下我的工作，没想到当时和杰同读的马来文，现在派上用场，工作是每天下课到资料室翻译一些马来文，并帮助一位韩逸文教授收集整理马来文资料，工作多，够我两年做而足足有余。

说真的，虽然过了好几个星期，还没有见过韩教授，他是客座教授，教东南亚研究，印尼人，想必是老态龙钟，斑斑白发之人。这天我在资料室工作了三小时，有点累，工具书又不够，很多时候证实一个字的译法就有点困难，我把几个可能性很大的字译，写得大大的，摊在桌面，正在难以取舍之际，一只大手伸了过来，指着其中之一，我回头一望：

“这个字很恰当，不用再想了。”只见他身穿T恤，深蓝裤，脸很俊，眉很浓，不像香港人，倒像马来人，他笑了笑说：

“我姓韩。”他竟然拿起我作的资料来翻阅，难道是韩教授？不可能吧！

“你是新来的资料整理员。”他望了望我，自个儿点头：

“还不错，而且方法很好，把其它有可能的字也括在一旁。”

“你是韩逸文？”我问，十二分的不相信。

“是的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他反而问。

“秦勤。”我站了起来，心里有些过不去，没想到韩逸文教授这么年轻，我把资料收拾着，又说：

“我做得很慢，因为工具书不够。”我又坐下去，他也坐了下来，说：

“我已经在马来西亚和印尼订了许多书，下个月会到，

那对你会有很大的帮助。”

我看了看表，已经五点了，不免惦着小颖，他见我这般神情：

“明天再做吧！”

“明天是星期日。”

“哦，我倒忘了。”

我站起来，淡淡一笑，说声再见就走了。我到云教授家把小颖接回去，已经是傍晚了。我替小颖洗了个澡，休息了一会，正要把晚上的菜拿出来预备，电话响了，是云师母：

“晚上你云教授请客，上馆子，六姐回家，我想托你带带松伟。”

“好的，反正我每晚都闲着在家。”现在刚开学，功课根本不忙，只是看几本有关的参考书。

“我八点送他来。”

“不用了，还是我把小颖带你那儿，那边地方大，玩具多。”

“好吧！”

香港人宴客大都是上馆子，已经习惯了，因此香港菜馆满街都是，大江南北的菜，应有尽有，好得不得了。只是不知道云教授请的是哪一些客人，这样大事铺张。吃完了饭，我和小颖散步到云教授家里，云师母已经在等我了。

“师母，到底请些什么人？”

“哦，是老云以前在美国的同学，现在也受聘到大学来，又叫了三两个同事，顺便聚一聚。”

“迟了吧，你们还不走？”

“不迟，八点半才入席，今晚可打扰你了。”

“师母，你还跟我说客气话。”

走入客厅，才发觉有客人，是韩逸文，正和云教授说话，云教授为我们介绍。

“我们见过了，下午在资料室里。”韩逸文望了过去。

“教授，师母，你们走吧！”这时松伟已经把小颖拉去玩了。

“秦勤，那就拜托，拜托！”他们走出门口，我把大门关上。

孩子们玩到九点多就睡着了，我扭开了唱机，听一听贝多芬，太悲壮了，又放了几片莫札特才满意，闭上眼，此时此刻无限的安宁沁入我心，听着听着，竟睡了过去，一直到门铃响了，才醒过来。那唱片已经是最后一张，是笛子双重奏，在夜里愈见轻飘，我把头发拨后，好久才找到拖鞋，看看时钟已经十二点正，过去开了门，只见韩逸文扶着云教授进来，云师母也跟了进来，把他安置在沙发。

“真不济事，喝醉了，秦勤，只有烦韩先生送你一趟。”

“小颖在房里，我得去抱她。”我说。

“让我来吧。”韩逸文说着走入松伟的房内。

韩逸文把我送回宿舍，又把小颖抱进房，再回到车上，我跟在后面正要说谢谢，他却把一盒点心放到我手里。

“给你。”我瞧他一眼，说了声谢谢，就回到屋里，把门关上，良久才听到汽车离去的声音。这时我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，觉得我是孤单的。

韩逸文他那科东南亚研究很热门，外系选的学生很多，旁听的也不少，因为他讲课生动，资料新鲜，对当今东南亚问题，分析讨论层出不穷，并且特别欢迎同学在课上发问。

云教授说过：

“讲这种科目，的确要有两手，年年不同的资料，天天不同的问题，真亏他有这种劲。我们这些物理、化学，原理定律一定，什么试验也都知道它们的结果了，真是课人人都能讲，有料没料就看你拿得出什么东西来。”

如果在十年前，我一定会兴致勃勃地去听，但现在却没有那种雅兴。

天渐渐转入深秋，今天打算早点离开资料室，带小颖去添一点暖和的衣服，来到云教授家，只有他一人在厅上。

“你师母和六姐带了两个孩子去看马戏。”云教授说。

“那要到四五点才回来吧。”我在他对面坐下，翻了翻报纸。

“如果没事的话，就坐一会儿吧！”几年不见云教授，他两鬓已经开始灰白。

“秦勤，有一件事我一直想问你。”云教授支吾了许久。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杰是怎么死的？”被他一问，我六神无主。

“我也不太清楚。”他皱了皱眉，我接着说：

“那天早上，我们还计划说要买房子，他送我上班，然后回油公司。记得在车上他对我说当天要做一个原料试验，就在那个试验进行的时候，他一不小心，把一种药品打翻，那化学药品溅到他的脸上，他马上去洗，不久就昏了过去，还没送到医院就死了。”讲到这里我全身都冷了。

“到底是什么化学药品，他应该知道有些化合物是不能碰到水的，否则会产生剧烈的挥发作用， he 自己是读化学的，应该有个分寸。”

“当时报章上报导了这段新闻，至于后来的调查情形，我没有过问，我没有勇气问。其实到现在，我还不肯相信他死了。那天早上，他明明是好好的。”

“秦勤，你得看开，你还有小颖，知道吗？唉！这些日子看你这么用心，也真难得，杰没有选错，你们很幸福。现在杰走了，你也还是好好的，我们也放心。”

这时电话响了，云教授去听，讲了很久，我心里难过，好像要抓过什么又抓不着，忽然一个很强的意念闪入我脑子，我要到太平山上，我要好好看一看香港。我没跟云教授说就走了出来，我招了计程车过香港，坐缆车上山，望着那山下海上的大轮船，那倚山而建的大厦高楼，那山下密集的市景，里头隐藏着蠕动的人群。我感到无限凄凉，我想：香港就像一个寡妇，要生存，要挣扎，要活着，并且活得体面。

我望着山边的乱草，不禁想起杰的墓。杰的墓是黑大理石砌成，显得凄凉，上面没有牌碑，没有十字架，平平滑滑，前面有一张小小的像，是杰十八岁那年拍的，年轻腼腆，太不像他。我常去他的墓，我去的时候又从不带鲜花，也不带小颖，没有人知道，只有我一个人。墓地旁的竹树渐渐地在响着，风显得更大，我不觉得杰已经死了，他只不过离我远去。我摸着墓上凹进去的碑文，亡夫梁杰之墓，妻秦勤，女梁小颖。我对自己说：杰死了，秦勤，你知道吗？杰死时，除了眼泪，就是渺茫；除了哭泣，就是彷徨。下葬的那一天我没有到墓地，大家不给我去，他们抱着小颖去。小颖已经会叫爸爸，叫得又响又清楚。后来基建好了，大家才陪我去，带了很多花。我站在墓前，没有哭，没有泪，大家

却在我身旁哭了起来，越哭越大声，我就对他们说：

“为什么这么吵，你们不知道杰不高兴吗？”话一说出来，自己已经号啕大哭了。

想到这里，我已经筋疲力尽，满脸是泪。天渐渐暗了，我才疲倦地下山。这时发现身边钱不够，我摇了个电话到云教授家里，是师母接电话：

“啊！秦勤，你在哪里？我的天，你可把我们急坏了。”

“秦勤，你说你现在在哪里，哦，秦勤！”换了一个男人的声音，是韩逸文。

“我在太平山下的缆车站。”

“你不要走动，我来接你，秦勤，听到没有？”

“好！”我放下电话，在站外的基石坐下，风很大，人渐渐少了。顿时，我觉得好受多了，更知道我来香港来对了，不是吗？路虽然难走，还是能走，能走的路就不会太难了。

“秦勤。”韩逸文走过来，蹲在我面前，拉了我的手握着。

“我们回去吧！”他静静地拉着我，把我送入车里，一路上我们无声，他不时望一望我，车走得很慢。

到了九龙，韩逸文把车停在路旁，为我买了一包牛奶，这时我才觉得肚子饿，我默默地喝着，他也默默地开车。回到云教授家里，云教授、师母、小颖、松伟都奔了出来，我第一个把小颖拥入怀里，小颖滔滔不绝地讲马戏团，云教授说：

“秦勤，你这个傻孩子，我走遍整个九龙城……”没待他说下去，就给师母拉到一旁，松伟也讲那小丑怎样走钢索，逗得大家都笑了。我们进到屋内，六姐已经开好饭菜，

大家坐下来吃，我一面喂着小颖，一面说：

“云教授，师母，真对不起，像今天的事，以后一定不会再发生了，你们放心好了，真的，我一定要读完这两年书，带着文凭回新加坡。”云教授点头，我望着韩逸文，他也看着我，那神情像是把我捧在手心，怕我摔破似的。那晚真是和谐，一切都变得那么的好。

自此以后，我更加开脱了，在香港，我剩余的日子不多，两年很快就会过去的。香港的冬天很冷，摄氏四度，我们穿得厚厚的，还是很冷。近圣诞节的一个晚上，韩逸文约我去看芭蕾舞，我刻意地打扮一番。我穿了纱笼和“苏兰”的上衣，这上衣是浅紫色的，绣的花是深深的紫，刺绣好得无瑕可击，那纱笼也是紫花，是依正统的穿法，折打在中间，加上银腰带。云师母见了，呱呱叫说美得不像话。我向她借了件披肩，云师母说黑色的不配，我说管它呢！韩逸文来云教授家接我，正巧他穿的是“峇迪”印花“撒花里”，花是紫红色，裤是米色的，我们会心地笑了笑。云师母目送我们走的，她一直笑着点点头，我真想跑上前去紧紧地抱一抱她，她对我的确太好了。

我们进场时，外面真冷，里面一团暖，灯还亮着，位子很好，在前头，我把披肩除下，韩逸文扶了扶我说：

“你走好，大家都往我们看，大概以为我们是外国显要。”我抬头一看，果然如此，马上加快脚步走到位子，才坐下，节目就开始了。

我爱芭蕾舞，自小就爱，可是没有学，妈替我选了钢琴，因此我就一直是弹钢琴，但也好，悲伤时可以弹弹，把哀伤从琴键弹开去。跳舞就不行了，悲哀时你总不能大跳

特跳。

“秦勤，想什么？”韩逸文推一推我，轻轻地问。我摇摇头，然后很专心地看。休息的时候，逸文问我要点什么，我又摇摇头。他说了：

“怎么不说话？”我笑了笑说：

“这样不是很好吗？”此时此刻，我真是觉得很舒服。

“你为什么不来听我的课？”

“如果是十年前，我一定来听。”我望着他，他反而笑了。

“来听听，给我一点意见。”

“我知道你讲得很好，大家都这么说。”

“我只不过肯花时间预备，这是我的职份。”

“这就很难得了，一般教授都是一本笔记用上几年，这年头，能教学相长的，可就太少了。”

“如果有一天你教书，恐怕比我更好，比我更认真。”

这倒是很对，记得在大学时，有一个上台讲古文的实习，当时教授评我说：

“秦同学将来如果教书，一定没问题，咬字清楚，每一句中先解实字，再解虚字，最后把全句意思总括，清楚利落。”我对韩逸文笑了笑说：

“我不喜欢马虎。”

“你一定来。”他拍了拍我的手，我不响，表演又开始了，我们停止了说话。

散场后，他直接载我到云师母那里带回小颖，云师母还是对我笑得很开心，我也很高兴，除了谢谢她，我也谢谢韩逸文，因为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。

圣诞节到了，云教授因是教徒，云师母早几天就预备了圣诞礼物和圣诞餐，请我们去度圣诞。云师母特别提我：

“老韩每年送我们的圣诞礼物，总是很贴切的。”

因此我也在礼物上费些心思。我买了一个水晶花瓶给云教授夫妇，一套精美的拼图给松伟；至于韩逸文的礼物，到早上才买下一个讲义夹子，是皮面的，拿在手上，人们总会望它一眼。

真难得，吃的是烧火鸡，云教授也下厨帮忙弄沙律。他说当年在美国，他就是靠沙律赚钱度暑假的。一切准备好了，就差韩逸文迟迟不到，云师母说：

“这家伙，又不知在搞什么花样？”

“你别猜了，他花样最多，总叫你出其不意。”

门铃响了，松伟很快地跑去开门，只听见他喊：

“哇，妈，是一缸鱼，韩叔叔送我一缸鱼。”

只见逸文把一缸鱼搬进来，厅上马上呈现一片欢欣。他又出去把一辆小脚车搬进来，是小颖的，小颖高兴得不得了，就在厅上踏了起来，我马上阻止她，正喊她时，一包礼物已经递了上来，又一份给云教授，一份给云师母，我们都把礼物拆开。他给云教授是一个乌木雕盘，云教授马上摆在厅上的架子上，给云师母是一个鳄鱼皮钱包，送我一条披肩，是白色绒线镶金线织成的，柔得不得了，大家把礼物放着。云师母送我一套餐具，顿时，厅上都是礼物纸，大家哄成一团。

吃完圣诞餐，帮云师母洗好碗碟，回到厅上，已经快十点了。松伟和小颖，一个在沙发上，一个在地毯上睡着了，云教授和韩逸文喝着咖啡，谈得投机，让圣诞音乐在厅上荡

着，我们坐了下来，云师母说：

“过十二点才回吧，十二点一到，我们大家同贺圣诞。”

云师母特别兴奋，她依着云教授，韩逸文站了起来把窗帘拉开。窗外黑漆漆，窗子虽然闭着，还听见风的号声，这时电视机播出《平安夜》。在风琴声里，我觉得圣诞节是好的，因为它蕴藏着一个耶稣诞生的真实故事。

“当、当，”圣诞钟声是欢悦的讯号，云教授先搂着云师母，互道圣诞，然后向我和逸文祝贺。逸文拉我到一旁，握紧我的手，眼神透进我的心，倾出万缕柔情，启齿说：

“祝你快乐，真的快乐。”

“谢谢你，我也祝你快乐。”这时我才发觉他有很美很白的牙齿，在夜里亮得可爱，叫我震惊。从他的脸，我想到杰，而且想得他紧，我更想到自己的身份，可怜的光景，我收敛了笑容，抛开了他的手，抑制着那快涌出来的悲哀，他马上察觉了，无奈地对我说：

“回去吧！”

我们向云教授、师母告辞，逸文把我和小颖送回宿舍，他说：

“秦勤，不要哭，不要回忆，听到没有？”我点点头，他又说：

“我要到街上走走，我要去香港，看看香港的圣诞夜。来，笑一笑，对我笑一笑。”

回到屋里，我还是带着笑，默默地让小颖睡下。等我躺在床上，拉起被头，已经一脸是泪，泣不成声。寡妇，寡妇，谁发明的称呼，一个可怜的称号，恨不得把它从字典抹去，永远不存在世上。但这又是一个事实，并且发生在我的

身上，天啊！

第二天，我睡得很迟，醒来时见小颖吃着饼干，一面玩着那小脚车，她没有骑上去，可能给我昨晚一喝，给吓住了。我看看钟，已经十一点了，头有点痛，望了良久的天花板，深深的吸一口气。虽然是寒天，却有一点点阳光，我想昨日的悲哀必须随黑夜过去，我起床，吃了两颗头痛丸，到厨房去，就准备起中饭来。人吃了饭就壮实多了，脑子也不会空虚了，我想：哪怕是挣回来的日子，总得好好活下去。

这几个月来，日子是一天天的数过去，慢得发慌，叫人过得有点难受。今天也不知道什么事故，资料室没开放，心里直打闷。我在图书馆转了一圈，时间空着，只听见两位同学说：

“走，去听老韩的东南亚研究。”

我也跟在她们后面，到了讲堂门口，已经坐满了人，好在后面放了几张长凳，大概是工友关窗门或修什么留下的，见后来的同学往上去坐，我也挤在他们中间。

韩逸文进来了，蓝色麻布衣，袖子末端卷了上来，深蓝裤。我觉得蓝色衣服穿在身型高的男子身上，会显得特别帅。我看他手上拿着我送的讲义夹子，心里有一阵的跳动。他把讲义夹子往讲台上一放，手按在台上，游目讲堂一番。我把头偷偷藏在前面同学的后面，是怕被他瞧见了。然后他说：

“今天我们要谈谈有关菲律宾文化及其社会概况。”

“去年的菲律宾世姐竟然渗有十三种民族的血统，可见菲律宾人算是血统最杂的一种民族。但是菲律宾这个国家又是全世界最能接受混血儿的一个国家，他们也是组成菲律宾